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边境 近境>>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边境 近境>>

13位ISBN编号：9787532754564

10位ISBN编号：7532754561

出版时间：2011-8-1

出版时间：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日] 村上春树

页数：214

译者：林少华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村上春树是一位喜欢旅行的作家。
用他本人的话说，虽然在日本拥有自己的住所，但不知何故，偏偏无法安居乐业，而宁愿“满世界跑来跑去”。
从1986年(37岁)开始，在欧洲住了三年，在美国住了不止四年。
这期间创作了《挪威的森林》、《舞！
舞！
舞！
》、《国境以南太阳以西》和《奇鸟行状录》等长篇小说，写了《远方的鼓声》、《雨天炎，天》、《终究悲哀的外国语》等游记和随笔。
　不过准确说来，村上也并非“满世界跑来跑去”，或者说“满世界”似乎并不包括亚洲。
事实上，村上作为亚洲人，亚洲国家他只到过中国和外蒙，而且只有短短两个星期。
时间是1994年6月，路线是大连一长春一哈尔滨一海拉尔一内蒙新巴尔虎左旗的诺门罕(一译诺门坎)村，之后绕回北京，路线变为北京一乌兰巴托一乔巴山一哈拉哈河西岸的诺门罕战役遗址。
关于此次中国之行、中蒙边界之行的记述，后来收录在1998年结集的《边境·近境》之中。
　说起来，《挪威的森林》最初的中译本是1990年4月出版的，到村上来华的1994年6月已逾四年。
但那时《挪威的森林》尚未达到畅销程度，村上在中国自然不怎么出名，因此十几年前他的那次中国之行并未引起国人的注意，基本上是作为普普通通的外国旅行者出现的，没有受到任何特殊的接待和欢迎。
所以，不妨首先看一下彼时中国在彼时村上眼中是什么样子。
　关于火车，村上以其不无辛辣的幽默笔触这样写道：“从大连开始被塞进挤得连厕所都去不成的、堪称中国式混乱极致的满员‘硬座’车(原本计划乘飞机去长春，但航班被无甚理由地取消了，突然改乘火车)，摇晃了一夜十二小时，累得一塌糊涂。
到达长春站时，觉得脑浆组织也好像随同周围汹涌澎湃的情景而大面积重组一遍。
”“中国人满不在乎地从窗口往外扔所有东西，若开窗坐在窗边，有时会遭遇意料不到的灾难。
啤酒瓶啦橘子皮啦痰啦鼻涕啦，各种各样物件从窗外嗖嗖飞过，弄不好很可能受伤，下场更凄惨亦未可知。
”关于宾馆：“我转了不少中国城市，深深觉得中国建筑师有一种能使得刚刚建成的大楼看上去浑如废墟的特异才能。
例如每次进入面向外国人的高层宾馆——当然不是说全部——我们都会在那里目睹为数众多的废墟。
电梯里贴的装饰板张着嘴摇摇欲坠，房间天花板边角部位开有含义不明的空洞，浴室的阀柄有一半两相分离，台灯的脖颈断裂下垂，洗面台活塞不知去向，墙壁有仿佛心理测试图的漏雨污痕。
”关于医疗服务：“在哈尔滨，始料未及地跑起了医院——坐‘硬座’的时候，因对面坐的年轻男子开了车窗再不关上，致使异物进入眼睛(不过此君人倒非常友好，我下车时忘了带座席上的随身听电池，他特意跑来递给我)。
”为此村上在哈尔滨去了两次医院，两次都不用等待，连洗眼带拿药才付费三元(四十日元)。
于是村上感慨：“根据我的经验，就眼科治疗而言，中国的医疗状况甚是可歌可泣。
便宜，快捷，技术好(至少不差劲儿)。
”　不过，村上的中国之行显然不是为了写上面这样的中国印象记。
他几乎没去任何景点，在大连没去老虎滩，在长春没看伪皇宫，在哈尔滨没游太阳岛，而仅仅是路过。
较之游客或旅行者，他更是采访者。
他的目的地是中蒙边境一个普通地图上连名字都没有标出的小地方：诺门罕。
说实话，当年为翻译这个地名，我查遍了手头所有中外地图都没查出。
那么，村上要去那么偏僻的地方做什么呢？
　这涉及一场战役：诺门罕战役。

这场战役，日本人习称“诺门罕事件”，外蒙称为“哈拉哈河战役”。
事件是1939年春夏之交由日军在靠近诺门罕的“满”蒙边境挑起的。
关东军投入近六万兵力，结果在以苏军机械化部队为主力的苏蒙联军排山倒海的反击下一败涂地，死伤和失踪近两万之众，第23师团全军覆灭。
此后关东军不得不收敛进攻苏联的野心。
早在上小学的时候，村上就在一本历史书中看过诺门罕战役的照片。
不知为什么，自那以来，那一战役的场景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后来受聘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驻校作家期间，他在学校图书馆里意外见到了不少关于诺门罕战役的英日文图书。
翻阅之间，他终于明白了自己一直为那场战役所强烈吸引的原因：“那大概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那场战役的始末‘实在太日本式、太日本人式’了。
”何为日本式、日本人式呢？
在村上看来，就是几乎没有人对无数士兵在“日本这个封闭组织中被作为无名消耗品”谋杀掉负责任，甚至吸取教训都无从谈起。
即使战后的今天，“我无论如何也无法从我们至今仍在许多社会层面上作为无名消耗品被和平地悄然抹杀这一疑问中彻底挣脱出来。
我们相信自己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在日本这个和平的‘民主国家’中得到了保证。
但果真如此吗？
剥去一层表皮，其中一脉相承地呼吸和跳动着的难道不仍是和过去相同的那个封闭的国家组织或其理念吗？
我在阅读许多关于诺门罕战役的书的过程中，持续感觉到的或许就是这种恐惧——五十五年前那场小战争距我们不是并没有多远吗？
我们怀抱着的某种令人窒息的封闭性总有一天会以不可遏止的强大势头将其过剩的压力朝某处喷发出去，不是吗？
”与此同时，村上意识到那场“奇妙而残酷”的战役正是自己寻求的题材，决心将那场战役作为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的一个纵向主轴。
“我一边看书，一边把自己带往1939年的蒙古草原。
我听到了炮声，肌肤感受到了掠过沙漠的风。
”他在《奇鸟行状录》第一部中以64页篇幅(原文)写了同诺门罕战役相关的情节。
写完第二部后，《马可·波罗》杂志问他能否实际跑一趟，“那是我早就想去的地方，一口答应下来”。
很明显，村上中国之行或中蒙之行的目的，就在于亲眼看一看作为《奇鸟行状录》题材之一的诺门罕战场。
关于《奇鸟行状录》，这部分为上中下三部、译成中文有五十万字的超长篇小说，对于村上春树可以说是划时代的标志性作品，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JAY RuBIN)称之为“也许是他创作生涯中最伟大的作品”。
这部作品无疑是他创作道路的转折点。
如村上自己所说，他诸多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主人公总在寻找什么，而《奇鸟行状录》同以前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主人公积极主动地期盼寻找并为此进行战斗”。
《奇鸟行状录》通篇贯穿着这种积极性或战斗性，而其战斗性的指向就是寻找和发掘被日本官方掩盖了的另一种历史，即充满邪恶和暴力的历史。
而要寻找邪恶和暴力的源头，势必追溯日本对中国大陆的侵略及其犯下的种种暴行。
《奇鸟行状录》从寻找冈田亨夫妇丢失的一只庞物猫开始，很快将读者带往蒙古草原和血肉横飞的诺门罕战场。
并通过滨野军曹之口点出了南京大屠杀：“在南京一带干的坏事可不得了。
我们部队也干了。
把几十人推下井去，再从上边扔几颗手榴弹。
还有的勾当都说不出口。

”如果说，《奇鸟行状录》的主题是探索和求证当今日本暴力的传承和渊源，那么那场“太日本式、太日本人式”而又被蓄意掩饰的诺门罕战役无疑是一个典型教案。
可以说，村上的笔触在这里已触及日本历史最黑暗、最隐秘的部位和当今日本症结的源头所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实际来中蒙边境的诺门罕之前，村上已经写完了涉及诺门罕战役的《奇鸟行状录》的第一、第二部，第三部则是在结束中蒙之行后写的，而恰恰是第三部，成为村上真正的转折点。
如果说第一部和第二部仍处于寻找和期待阶段，第三部则真正开始了战斗：用棒球棍将作为邪恶与暴力化身的众议院议员绵谷升打塌头盖骨，主人公的妻子即绵谷升的妹妹也下决心去医院病房拔掉维持绵谷升生命装置的插头——“我必须杀死我的哥哥绵谷升！
”杰·鲁宾在他的专著《倾听村上春树》(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中指出：“只有第三部可以说受益于他对这个自学生时期起就一直挥之不去的战场的实地勘察。
” 熟悉二战史的人都知道12月7日是美国的“珍珠港日”，1991年12月7日是美国太平洋战争五十周年纪念日。
当时村上正在美国，即使普林斯顿那样的大学城也弥漫着反日情绪，几乎成了“反日日”。
那天一整天村上没有出门——“那里的气氛很难让日本人出门，很难让自己分辨说自己是战后出生的，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毫无关系。
在那里我确实感受到我们必须多多少少持续承担作为日本人的历史责任……换言之，当时我不容分说地被挟裹在五十年前发生的历史事件及其亡灵般的复活气氛之中。
此后不久我便越过了界线，被拖进往来于1939年的满蒙边境和现今的东京之间那个不合逻辑的物语之中。
” 这样，1994年6月，村上终于来到了中蒙边境，来到了诺门罕，实际站在了哈拉哈河畔1939年展开诺门罕战役的战场——“看上去原本像是坡势徐缓的绿色山丘，但也许因为苏军集中炮击的关系，形状已彻底改变，植被体无完肤，砂土触目皆是。
8月下半月在苏蒙联军大举进攻之际展开的血肉横飞的围歼战即那场激战的痕迹在斜坡沙地上完完整整剩留下来。
炮弹片、子弹、打开的罐头盒，这些东西密密麻麻扔得满地都是，就连似乎没有炸响的部分臼形炮弹(我推想)也落在那里。
我站在这场景的正中，久久开不了口。
毕竟是五十五年前的战争了，然而就好像刚刚过去几年一样几乎原封不动地零乱铺陈在我的脚下，尽管没有尸体，没有血流。
”为了不忘记，村上决定拾起一发子弹和一块炮弹残壳带回宾馆，再带回日本。
当他半夜返回乔巴山，将子弹和炮弹残壳放在桌子上时，他顿时感到有一种类似浓厚“气息”的东西发生了。
“深夜醒来，它在猛烈地摇晃这个世界，整个房间就好像被装进拼命翻滚的混凝土搅拌机一样上下急剧振动，所有东西都在伸手不见五指的一片漆黑中咔咔作响。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是什么正在进行呢？
”离开中国以后，那剧烈的振动和恐惧的感触仍久久留在村上身上，并使他为之困惑。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村上开始认为：“它—其振动、黑暗、恐惧和气息——恐怕不是从外部突然到来的，而莫如说原本存在于我这个人的内面，不过是有什么抓住类似契机的东西而将它猛然撬开罢了。
” 其实，这一奇特的体验是否属于“超自然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透露和强调的信息：黑暗、恐惧和暴力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终止而终止，它依然活在日本这个封闭性国家体制的内部，甚至活在自己和其他个体的内部，并正在窥伺时机以求_逞，正如前面引用过的村上原话：“我们怀抱着的某种令人窒息的封闭性总有一天会以不可遏止的强大势头将其过剩的压力朝某处喷发出去。
”村上紧接着这样写道：“如此这般，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寂静的图书馆和由长春驶往哈尔滨嘈杂的列车这两个相距遥远的场所，我作为一个日本人持续感受着大体同一种类的不快。
那么，我们将去哪里呢？

”　“我们将去哪里呢？
”——日本将去哪里呢？
日本人将去哪里呢？
自己将去哪里呢？
不妨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疑问和追索期待将村上带到了中蒙边境的哈拉哈河西岸，带到了诺门罕。
在这个意义上，诺门罕乃是村上心中的诺门罕。
那既是他在历史迷雾中持续寻找的遥远的“边境”，又是他必须日常面对的近在咫尺的“近境”。
就此而言，较之一个旅行者、采访者或者一个作家，村上更是一个必须投入战斗的战士。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边境·近境》这部游记或旅行文学作品所收录的不仅仅是这篇题为《诺门罕钢铁墓场》的中国之行、中蒙边境之行，还收录了墨西哥之行、横穿美国大陆之旅和神户故乡之行等篇章，或场景描写栩栩如生，充满“新鲜的感动”，或思维的轨迹穿越时空，足以发人深省，文笔或诙谐灵动或沉郁悲凉或娓娓道来——确如村上所说“看写得好的游记比实际外出旅行有趣得多”，但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涉及了。
何况，作为译者，理应把“有趣得多”的东西留给读者。
　2007年2月23日(丁亥正月初六)于窥海斋　时青岛水仙初谢迎春乍黄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边境·近境》是村上春树的游记，时间为1990-1995年，游历地区有墨西哥、美国、中国以及日本，其中1991年的中国东北之行是他唯一一次的中国旅行，激发了他后来创作其最大规模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的灵感，《边境·近境》对他的创作生涯意义犹为重大。

村上的游记具有个人特色，他几乎不写人所熟知的名胜古迹，而是与普通居民共同生活，描写他们的日常工作、饮食起居等，以及他们的所思所想，富有深度感，对读者了解这些国家的真实状况有很大帮助，文笔也幽默有趣，可读性很强。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书籍目录

东汉普顿凼静的写作圣地
无人岛·乌鸦岛的秘密
横穿墨西哥
 从巴亚尔塔到瓦哈卡
 做同样的梦的人们
超“有深度”赞歧乌冬面之旅
诺门罕钢铁墓场
 从大连到海拉尔
 从海拉尔到诺门罕
 从乌兰巴托到哈拉哈河
横穿美国大陆
 作为一种病的旅行，牛的价格，无聊的汽车旅馆
 镇名韦尔卡姆，西部唐人街，犹太人
走去神户
边境之旅

章节摘录

从傍晚吃饭时开始，我就觉得虫子多得不行，但那时没怎么介意，心想毕竟是无人岛，虫子总会有的，一边拨掉一动一动爬上身来的虫子一边吃饭，吃罢看着暮色中的大海喝酒。
但随着四周天色变暗，虫子如启示录一般多了起来，形形色色。
先是海蛆。
这些家伙白天就满礁石都是，但没爬来这里，不料天黑后大概来了勇气，来了相当不少。
不用我说。
海蛆并非让人亲近得来的虫类。
其次是长腿蜘蛛模样的家伙，四下里一忽儿一忽儿飞来飞去。
危害倒像没有，但被这些东西围拢起来到底令人不快。
再往下就是类似草履虫的家伙了，有太阳的时候它们在沙土中蜷身大睡，一到日落天黑就一伸一缩爬上来找吃的，密密麻麻。
想必是平时压根儿没人来的地方有人来吃东西，食物把虫子引了过来。
打开手电筒一照，发现虫子已无孔不入。
食品袋子也好背囊也好照相机盒也好餐具也好帐篷也好，都有虫子大举进攻。
我们慌忙把要紧的东西收进密封式帐篷，将已经侵入的虫子赶走，然后窝在帐篷里一动不动。
看见那么多虫子，完全没了外出的心绪。
帐篷狭小闷热，这样的地方关进两个大男人，一点趣儿也没有，可出去又有虫子。
虫子们连帐篷顶端都聚了上去，在头上沙沙、沙沙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声响。
到了夜晚，这些小小的夜游生物便统治了地表。
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入侵者，牢骚发不得的。
虽说小，但无人岛自有无人岛特有的独立生态系统。
白天感觉不明显，而到日暮黑透，我们就被它们团团围在中间，于是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到了它们的存在。
我们软弱无力，无处可逃。
夜间是它们的世界。
我不由想起布莱克伍德的《多瑙河的柳林》。
之后，潮水在夜深时分“哗啦哗啦”涌了上来。
前面说过，这一带潮水涨落之差非常大。
因为晓得这点，所以把帐篷支在沙滩最里端。
尽管如此，潮水还是涨到帐篷脚下。
我睡觉一般很实，然而似睡非睡中听到了潮水逼到脚前的声音，到底放心不下。
不过毕竟天生的容易睡熟，心想管它呢，随它怎样好了，兀自睡了过去。
松村君担忧得几乎没睡，够可怜的。
莱卡掉进海里，手脚划了口子，虫子袭扰，彻夜未眠，好事一桩也没有。
天亮之后，虫子们了无踪影，但见沙滩上留着草履虫钻入的无数小孔。
试着用锹一挖，昨晚的那些家伙正在很深很深的地方蜷身大睡，放到亮处一看，慢慢蠕动着又挖孔钻入地下，仿佛在说什么呀烦人别打扰人家！
我心想烦什么人？
装蒜(渐渐变得没了品位)。
本打算统统挖出来出口恶气，但挖着挖着又觉徒劳，于是再次脱光身子，接着看安妮·比蒂。
上午村上先生坐渔船过来。
“怎么样？
可有什么问题？
”他从船上向我们打招呼，是放心不下特意赶来的。
我和松村君再没情绪和虫子们住一晚上了，两人意见完全一致。

再说伤口也让人有些担心。
　村上先生一五一十听罢，答说海里的伤口用海水一洗就干净了，应该不要紧的，虫子倒是还可能来。
这样的想法的确也成立，但无论我还是松村并非坚决前来寻求艰苦的体育磨练的，我们是打算悠悠然歪在无人岛沙滩上想入非非，再不想两个大男人在被虫子围得风雨不透的闷热的小帐篷里一连困上几天，于是请村上先生傍晚开船前来接回。
倒是够对不起他的。
　船离去后到傍晚之前，我们再次绕岛一周，松村君用另一架佳能相机照了相。
那时间里我观察了石滩生物。
退潮后，石滩上的生物实在是多种多样。
它们在干什么我不知道，总之到处慢腾腾地爬来爬去。
海葵啦虾蛄啦海螺啦见所未见的虫子啦螃蟹啦都在拼命活着。
仔细看起来真是百看不厌。
昭和天皇好像乐此不疲地观察了这些活物好长好长时间，它们身上确有一种容易让人忘情的地方。
愣愣地注视之间，时间很快过去了。
说不定驾崩的先帝也曾这么看着石滩生物放松身心，久久回不过神来——且容臣村上诚惶诚恐地如此妄自推断(敬语可该用这个？
完全没有自信)。
　如此一来二去，太阳步步西斜，黄昏渐渐临近。
正当在地下安眠的数万条草履虫窸窸窣窣地伸着懒腰准备爬上地面的时候，村上先生开渔船来接了。
把行李装上船，最后再次请他开船绕岛一周。
大白鹭依然在岩石上怡然自得地歇息，见我们靠近，赶紧“扑愣扑愣”飞起，给人的感觉似乎是说“什么呀什么呀，怎么又来了，莫名其妙！
”船离岛之后，那里重新回归无人岛，重新成为草履虫、石滩生物、林中栖居的什么以及白鹭和乌鸦的领地。
岛在法律上归村上先生所有，但对于“乌鸦岛居住生物”的各位居民来说，法律问题全然不在话下，Hey Man，fuck of，与己何干！
岛终究是它们的。
法律是法律，无人岛是无人岛。
艇是艇，fuck是fuck。
　这么着，虽然遭遇了种种出乎意料的灾难，但无人岛毕竟是奥妙无穷的地方。
虽是面向初级探险者的无人岛，却同样有其独特的冲击力，这点务请日后计划夜宿无人岛之人——这样的人全日本能有几位自是无从推定——牢记在心。
不管怎样，给山口县柳井市伊保庄的村上先生添了一场大麻烦，不知如何感谢才好。
P21-25

编辑推荐

村上春树的《边境 · 近境》这部游记或旅行文学作品所收录的不仅仅是题为《诺门罕钢铁墓场》的中国之行、中蒙边境之行，还收录了墨西哥之行、横穿美国大陆之旅和神户故乡之行等篇章，或场景描写栩栩如生，充满“新鲜的感动”，或思维的轨迹穿越时空，足以发人深省，文笔或诙谐灵动或沉郁悲凉或娓娓道来。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